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九

宋二

南齊

梁一

昭明太子　陶宏景　沈約　何點　江淹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九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宋二

何尙之 字彥德廬江灊人文帝時嘗官尙書令孝武即位復爲尙書令後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令卒年七十九諡簡穆

蓬萊方丈又瀛洲。盛暑深虞役不休。況救義師聞詭勸。莫因充隱笑淸修。晨登北闕難冠鹿。夜讌西池孰誚猴。畏愼見稱親故怨。祁奚三物始無尤。

盛暑

元嘉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

義師

元凶弑立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

充隱

元嘉末爲尚書令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

清修

先是尚之比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

冠鹿

尚之在家嘗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誚猴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

彼似猴耳親故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君乃眞猴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
一無薦舉既以此
致怨亦以此見稱

謝莊字希逸宏微子孝武至明帝時歷官中書
令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
卒年四十
六謚曰憲

紙貴金陵誄筆尊赤鸚鵡賦歎陽源杜郵借賜工前對
索虜求通詡建言明月與君千里共高風曠世一家存
藍田出玉非虛語竟體蘭芳緬德門

誄筆莊爲孝武殷淑儀誄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
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

赤鸚鵡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
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

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杜郵

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作杜郵之賜矣上甚說當時以為知言

索虜

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拒而觀釁有足表彊

明月

莊月賦有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句古今以為名言

藍田

莊韶令美容儀太祖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蘭芳

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莊孫覽意氣閑雅視瞻聰明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隱廬山文帝時徵為教授除給事中不就辭歸詔加散騎侍郎後復徵郎返卒於鍾山年六十三

廬山隱羅又鍾山招隱西巖自往還日薄崦嵫身達命
風清衡泌志求閒津梁思託廿年後車駕常臨四學閒
試向百花洲上問南州絕軌可容攀

廬山

次宗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以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元嘉中徵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崦嵫始隱廬山時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有日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歎逝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向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

尙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律梁專心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衡泌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修惜往家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蔡興宗

字興宗廓少子明帝時官尙書令封樂安縣伯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

四學

方次宗初徵至京師與會稽朱膺之頼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尙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百花

洲在南昌有徐孺子祠

名父方嚴子肅恭尙書負荷果興宗衣冠外從偏心泰

帷幄中參不面從東宅錢辭敦本誼南邦樞返憫凶鋒

當朝卻坐傳三事五十年來幾輩逢

名父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負荷**其後爲吏部尚書時武帝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王耽之對顏師伯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高祖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衣冠**廢帝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唯興宗不聽外甥袁顗之言卒免於禍**帷幄**興宗歷事武帝廢帝明帝俱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尚書褚淵同對驚其正論至以手板築興宗興宗愈言不已又勳高帷幄本明帝贈興宗諂語**錢辭**初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兒軌及廓卒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

日我年六十行事初吳興邱珍孫言論常侵與
不及十歲小兒柩返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
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爲臧臣所殺母老女
幼流離夏口與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
皆得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三事
東還躡履到與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
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
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日卿
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今往諧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日君不得爾宏還依事啟奏上日
我便撫如此何五
十年中有此三事

袁粲

字景倩陽夏人孝武時封興平縣子至後
廢帝時進僞爲侯不受順帝郎位由尚書
令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謀攻齊
王不克與子最死之年五十八

白○楊○風○影○竹○聲○聲○嘯○傲○園○林○策○杖○行○交○做○淵○明○閒○立○傳○

心。希。奉。倩。晚。更。名。狂泉同飲觴誰卻大厦能支柱獨擘歌聽石頭名不死。鬚髯如戟愧餘生。

白楊

嘗步屧白楊郊野開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竹聲

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粲

策杖

粲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游

立傳

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

更名

幼名愍孫後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

狂泉

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雖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君不

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大厦

及難作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不死

始粲與劉秉等謀討蕭道成遂列兵登東門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粲臨死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百姓為之語曰可憐石頭城寗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南齊

顧歡

字景怡鹽官人宋揚州主簿武帝時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卒年六十四

毅似王裒慟早孤及門還講蓼莪無心輕仕宦聊幽隱

身是神仙亦宿儒揮麈風高天子賜然糠日對古人娛

自書年月應屍解連理枝留墓下圖

蓼莪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幽隱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復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宿儒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揮麈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然糠始歡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然糠自照連理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輭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

臧榮緒東莞莒人齊初徵爲主簿不就卒年七十四

龍繞麟游誕降初經陳庚子拜圖書儼覿至聖摳衣侍

不愧先生被褐居槐舍課徒徵召避榮畦潔膳旨甘儲
彥回一見東西紀稱述明廷入石渠

庚子 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徵召 榮緒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在揚州以王簿徵亦不到

旨甘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養母而供祭祀

石渠 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鴐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日榮緒朱方隱者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褒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

褚淵 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宋襲爵都鄉侯官衛將軍高帝即位封南康郡公位至司徒武帝初卒年四十八贈太宰謚文簡

忍摧義旅秣陵城亡宋先知是白睛一識龍顏忘故主
幾彈鶴操動名卿腹心願寄殊人笑面首雖辭亦自輕
耿介有兒深愧赧可堪臣節問平生

秣陵淵首發袁粲劉秉之謀於石頭城殺粲父子遂被寵遇**白睛**粲當日諸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龍顏**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不當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八矣**鶴操**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鶴之曲官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腹心**始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冉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面首**用山陰公王事**有兒**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

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

王僧虔 瑯琊臨沂人宋尚書令高帝即位官侍中左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追贈司空謚簡穆

九泉羽化願同歸。馬鄧思齊意更微。長者家稱童稟性。台司廷讓老知幾。解音正樂調清律。拙筆韜名塞禍機。妙語君臣皆第一。一篇書論世間稀。

同歸 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兄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馬鄧 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允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長者 父曇首嘗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遊僧虔採蠟燭

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宏稱其長者

台司

其後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

解音

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

拙筆

初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第一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書論

僧虔論書最詳後又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

虞愿

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嘗爲晉平太守後歸齊除驍騎將軍遷廷尉高帝元年卒年五十四

直指浮圖寺起時賣兒貼婦使民悲星風命自深宮啟
雲霧開能隱石窺蚍感屢還求杵藥鴈行徑阻好飛棋
一清至此南康歎為拂牀塵去較遲

賣兒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袁粲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星風 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合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勑靈臺知星二人給愿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

雲霧 出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杵藥 郡舊出髯

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
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夜復還故處
愿更令遠飛棊初明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
乃不復返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
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日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
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諫日堯以此教丹
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一清褚
異餘人馬融圍棋賦離離馬首分連連鴈行淵
嘗詰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奏淵
歎日虞公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沈驎士 八十六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宋文帝時嘗爲學士
後辭歸累徵不至梁武帝天監二年卒年

織簾鄉里慕賢聲教授山中市已成太守何能冠屈我
鄰人堪笑屐還卿踻紘對几彈幽操獸檻繳機絕世情

奇士重看黃叔度。許誰淆濁復澄清。

織簾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教授隱居餘于
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吳差山講
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屈
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我張永為吳興太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
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驎
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
其疲病必欲飾渾池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寃走雖不
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還卿嘗行路鄉人認其
爾不忍受此黔剔永乃止 所著屐驎曰是
卿屐耶郎跣而反鄉人得屐送前者鵙絃驎士無所
還之驎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嘗求以篤
學為務恆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獸檻或勸驎
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士仕答
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
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

絶世叔度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令以驊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納謂子儇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驊士黄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耶汝其師之

王儉字仲寶僧虔兄子宋襲爵豫寧縣侯官侍中高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監卒年四十八贈太尉謚文憲

春雲秋月渺難儔碑版遺文在選樓簪效朝堂成格調
蓮開幕府肆遨游播時聲譽憂滋盛易代膠庠喜漸修
謝傅芳徽徒比況有誰策馬慟西州

春雲見儉所作褚淵碑文簪效儉作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聲譽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

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王坐右銘以遺之

膠庠

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而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尙亦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尙經學儒教於此大興

西州

羊曇爲謝安所愛重安甍後轁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日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日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武帝時歷位黃門吏部侍耶御史中丞加通直常侍卒年五十一謚貞子

種傳廿七庾郎鮭貧笑任公復善諧杞梓芳聲奇孝行

芙蓉麗景狀幽懷諸王客許文遍並我輩人能仲寶偕

有叔舊標淸勁節應聯蟬冕在蘭階

廿七 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惟有菹韭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杞梓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芙蓉 安陸侯蕭緬與王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文通 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勅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游好

仲寶 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

清勁 叔父華爲荆州別駕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恐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

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脩不能折遂止杲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于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睢守公祿清節愈屬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餽之華謝不受

蟬冕

杲之美容止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郎眞上甚悅

蘭階

欲使芝蘭玉樹生於庭階本謝太傅兄子元語

陸慧曉 字叔明吳郡吳人高帝時爲東閣祭酒遷太子洗馬明帝時轉吏部郎官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卒贈太常

惡○人○無○禮○飭○躬○先○官○位○相○呼○意○欲○然○解○組○毋○欣○親○侍○膳○拂○衣○帝○憚○正○持○銓○當時婦父權奚藉他日兒郎學並聯

輕重莫教懷抱判
齊廷汎愛閣中賢

飭躬 嘗爲始興王長史歷輔五政治身清廉整肅僚佐以下造請諷起送之或日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答日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官位 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日貴人不可卿而賍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解組 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行參軍以毋老歸發十餘年不仕

拂衣 明帝建武初遷吏部郎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謂問慧曉日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爲不堪傾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婦父 先是太祖輔政除爲倘書殿中郎鄰族來賀慧曉舉酒日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倘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耶

兒郎 子偃字佐公善屬文竟陵王子良開邸延士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並以文學推重號日八友

劉瓛 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嘗以母老闕養爲郡丞武帝時屢除步兵校尉不拜卒年五十六謚貞簡先生

今世曾參是阿稱瓛小名未聞母語志先承授徒門盛經傳弟闕養家貧祿待丞美室人災終莫徙儒書政寶最堪徵數間瓦屋清溪老柳樹高風祖德繩

曾參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先承 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褚淵爲瓛娶王氏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

授徒 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瓛素無宦情嘗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自此不復仕

家貧

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褚淵宣旨諭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美室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遂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揚列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遂卒政寶初高帝踐阼名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瓦屋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柳樹瓛爲晉丹陽尹惔六世孫時宋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明帝時歷官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卒年五十四

陸居無屋舟無水不可當今少此人一領故衣憐自帝

二王妙墨恨非臣帶寬任誚將連髀袍覆難忘願代身

孝義性生神解捷。淩雲微笑脫風塵。

無屋 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見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此人 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按見融常笑日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故衣 帝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日見卿衣服屬敝誠本素懷終藍褸亦斷朝堊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妙墨 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日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帶寬 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徽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日革帶大急融日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袍覆 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與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單欲殺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

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孝義**融有孝
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乃免義忌月
三旬不聽樂**神解**融元義無師死法而神解**淩雲**病革
事嫂甚謹過人高談鮮能抗拒遺令
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日吾生
平所善自當淩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
孝經老子右手
執小品法華經

謝朓 字元暉陳郡陽夏人明帝時歷官尚書吏部郎後死獄中年三十六

金閨通籍侍瓊筵。出守南徐又幾年。昔上藥翻辭秘省。
荷新花落賦歸田。二江雅謔銜深恨。五字遺詩服謫仙。
書奏婦翁遷吏部。有人懷刃繡帷前

瓊筵 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常與游讌**南徐**

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藥翻

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本元暉直中書省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本元暉東田詩

二江

江祏常以朓為輕已後與弟祀劉渢劉晏俱侯朓朓謂祏日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誣構而害之收朓下獄死

五字

詩話總龜言李太白嘗登華山落雁峯歎日恨不攜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耳

婦翁

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捴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能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味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明僧紹

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宋文帝時再舉秀才辟功曹齊武帝時徵國子博士並不就

扊扅炊後家聲繼爲避狼烽乃度江化雨教源尋學舍

栖。霞。文。帥。列。書。窗。禮。懸。徐。楊。躬。難。屆。恥食周薇志不降

千。古。鬱。洲。山。下。路。依。然。水。石。響。琤。瑽。

扆孱 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 **度江** 僧紹明經有儒術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虬淮南乃度江齊高帝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

栖霞 弟慶符龍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先是戴仲若高臥臚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故僧紹云然

徐楊 僧紹長兄僧亢能言元理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楊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

周薇 齊建元間徽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弟慶符俱歸僧

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鬱洲先是弟慶符爲青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州刺史僧紹乞攝食隨慶符之鬱洲往弇榆山棲雲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陽人家居江陵武帝時徵爲太子舍人明帝時徵爲司徒主簿並不就以壽終

蘇門長嘯託神交。自譽何嫌反自嘲。僑札畫求人靜對老莊書愛道潛苞朮宜量腹蘿披體魚欲沈淵鳥返巢臥覽衆山琴韻在忍將乃祖舊圖拋

蘇門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自譽 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嶷復遺書請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

已白豈容諫盧責 **僑札** 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合
有限魚慕鳥哉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日昔人有圖畫 **老莊** 測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
僑札輕以自方耳所作向子平圖於壁上測
長子官在京都知父此肯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
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
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 **量腹** 魚
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復
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
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薛蘿談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
而來奄至所任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
不悅 **僑圖** 祖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荆巫南登衡
而退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
游之凡所游屨皆圖之於室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
響

崔尉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反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年三十五

每痛親喪不食鹽。散財焚券性何廉。王耽棋戲羞身赴。人假書來樂手拈。海岱一篇功半就。馬班二史事重添。尚方羈絆臣心白。萬卷猶懷玉軸籤。

食鹽　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尉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允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加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尉祖不得已從之

焚券　父梁州之貲家財千萬尉祖盡散與宗族又料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耽棋　爲始安王遙光記室遙光好棋數召尉祖對戲尉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

假書　尉祖好學

聚書萬卷鄉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二史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尙方

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兩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颯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亦潰一日颯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請闕自首繫尙方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東昏時官都官尙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草萊不翦滿門庭兩部鳴蛙鼓吹聽豈效陳蕃居室陋

深慚王晏賓車停窗前憑几杯浮白宅外營山閣擁書

表定刑章忠厚議移文人更景芳型

兩部 稚珪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

王晏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

憑几 稚珪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

忠厚 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稚珪上表請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愼罰之典酌定律章一歸忠厚事竟不行

移文 稚珪嘗作北山移文以誚彥倫

程旼 義化人隱居不仕卒年九十餘後人思其德名其里曰程鄉因以名縣按義化今廣東嘉應州

程鄉遺老性優游綽有高風似太邱花縣官閒辭府舍
草廬人近指仙洲森森橋梓三君望磊磊松杉百歲秋
父樂隱居兒遁跡直將潛德作箕裘

優游旼為人倜儻無華性嗜書恬樂逹結廬江濱環堵蕭然晏如也太邱旼所居人服其行有不平者不請官府輒質成於旼旼為之辨是非曲直成心服而退當時化之心有愧怍者望廬輒思改過有陳太邱之風焉見與地紀勝松杉旼長子松字伯材隱居不應薦次子杉字仲材隋末為宏農太守值天下大亂遂棄官遁於攸邑之靈谷習靜日久絕有神異常端坐默默如泥塑者一出語輒豫知人禍福鄉垠每值旱潦皆往拜禱之許諾輒應後壽至百餘歲卒見百粵先賢志

梁一

昭明太子

姓蕭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卒年三十一謚昭明

芙。蓉。雕。舸。碾。輕。波。山。水。清。音。寄。趣。多。早。歲。飛。昇。憐。子。晉

重雲福慧證維摩。招。賢。有。願。門。金。馬。厭。勝。無。端。墓。蠟。鵞。

楊柳臺城春十里。選樓南望恨如何。

雕舸 太子嘗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薨

清音 先是太子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維摩 武帝篤好內典與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招賢 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蠟鵞 初丁貴嬪薨太子遺人求得善墓地後又有賣地者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地葬

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鵞及諸物埋墓側長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晩見疏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蠟鵞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

選樓 文選樓在揚州府治東南今文樓巷即其地

陶宏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宋末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桂冠去隱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與武帝爲布衣交大同中卒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朝。中。宰。相。臥。山。中。仕。隱。之。間。置。此。公。五。夜。松。濤。羣。籟。靜。千。巖。桂。露。一。書。通。逸民忽創頭銜貴貞士何須手詔崇筆點丹砂知運蘊白雲怡悅寸心空。

宰相 宏景既還家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武帝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松濤 宏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貞士 父為妾所害遂終身不娶

手詔 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丹砂 宏景旣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加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丹砂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黜實太清三年也

心空 宏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齊驃騎司馬將軍武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官光祿侍中卒年七十三謚曰隱

高官終未到台司懷裏空陳禪詔辭前代史疑袁粲傳。

新朝謀許范雲知。劍驚舌斷禳難解。帶減腰圍瘦不支。

白髮宮娥重覲面何堪回首受恩時。

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勉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

禪詔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約密陳勸進意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焉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

袁粲

初約撰宋書疑為袁粲立傳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論遂定

范雲

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曰才智縱橫可謂明識又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舌斷

其後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名巫覡之巫言如夢乃

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帝聞之大怒中使譴責數至約懼遂卒有司謚爲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腰圍 時稱沈郎腰瘦

宮娥 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否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何點 字子晳廬江灊人尚之孫宋齊並徵不應梁初徵爲侍中亦辭疾不起卒年六十八

不簪不帶屈公卿大小山齊棣萼名殿上捋鬚全孝隱

墓前舉手酹忠貞再婚魯國三高志一贊齊書百世評

門擬登龍容接罕風流宰相輟車聲

公卿 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

大山 弟允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允

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殿上**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作手詒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贍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點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病不起**孝隱**世論又以點爲孝隱士弟允爲小隱士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離門園居之孔德璋爲築室焉**忠貞**園有卞忠貞家點植花草於家側每飲必舉酒酹之**魯國**年十一居父毋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爲娶瑯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屢娣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及老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齊書**褚淵王儉爲齊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侯點知不可見乃止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建安吳興令齊相國右長史武帝即位封侯官散騎常侍左

衛將軍遷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謚曰憲

貂蟬幼兆侍中祥贏得侯封鬢已蒼夢豔筆花探郭璞獄悽書草繼鄒陽授餐昔日驚甘炙賦別今朝雁判行九錫文多嗟六代不論氣節但辭章

貂蟬 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侍得侍中著之後果如母言

侯封 梁始封淹臨沮縣伯後改封醴陵侯

筆花 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書草 初淹隨宋建平王景素在南充州時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以自明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雁行 別淹

賦有遼水無極鴈山參雲之句又有循秋鴈兮飛日
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之句皆九錫先是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
稱絕調淹素能飲啖食鵞炙垂盡進酒數升訖
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
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

梁二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梁二

任昉 字彦昇樂安人齊司徒右長史武帝卽位累拜祕書監出爲新安太守卒於官年四十九謚日敬子

千里神駒號阿堆旗鈴懷墜果爲才篇傳宗匠文章訂筆代朝臣表奏裁不食檳榔因父嗜私分米豆爲民災西華葛帔饕風雪可有衫裙友寄來

千里 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

旗鈴 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鈴落於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

文章 衞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

表奏 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

檳榔 昉父遙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米豆 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

西華 劉峻見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衫裙 昉初至都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逭

除吏部郎後又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及卒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

謝朏 字敬沖莊子宋侍中齊吳興太守武帝郎位累拜侍中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卒年六十六諡靖孝

千金爻喜是奇童。前後華資一侍中。身介宋齊佯引卧。論陳魏晉隱懷忠。遺書弟勿關人事。出守官難潔己衷。更惜雲龍門外至。角巾私謁失高風。

千金 十歲能屬文爻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瑯琊王或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 侍中 仕宋及梁倶爲侍中 宋齊 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 魏晉 先是

齊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

遺書 弟淪後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出守 嘗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後爲吳興太守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識之亦不屑也

角巾 梁武帝方起兵及建鄴平徵朏及何允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乃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允允欲獨高其節答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寘語盡歡

高風 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卵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鄱陽王妃之弟武帝詔徵不出卒年五十八門人謚曰文貞處士

一面難逢閎德輝。玉羊全潔事尤稀。王蹤身避穿垣去。母病心驚采藥歸。碧樹鹿牀山舍繞。青溪龍宅國基微。卦成肥遯龜蓍驗。高隱人間志未違。

難逢 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孝緒未嘗謁王

玉羊 孝緒七歲出後從伯允之允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允之姊瑯琊王晏之母焉乳人見其傳重卒若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父送還外兄王晏貴顯屢至門孝緒度其顛覆不與相見

穿垣 忠烈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

采藥 後於鍾山聽講

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薓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覗果獲此草母得服之乃愈時皆歎其孝感

鹿牀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龍宅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波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令東門壞齊其衰矣

肥遯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

高隱孝緒復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遯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

蔡撙字景節興宗子齊給事黃門侍郎武帝時官吏部尚書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謚康

子

紫茄白莧種階成不飲吳興井水淸抗表卿眞能了事

正言帝亦愧呼名兩人舊自門賓擢一戰終教郡賊平

金釧莫嗤閨闥訣立朝風骨甚錚錚

紫茄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階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淸了事後爲吏部尙書嘗奏用瑯琊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日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旣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撙少而仕官未嘗有不了事之日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呼名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尙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

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嘗爲侍中領祕
陛下不應以名垂嗔帝有慚色兩人書監武帝謂曰
卿門舊尙有堪事者多少擯目臣門先是宣城
客沈約范岫各已破升擢此外無人一戰郡吏吳承
伯挾妖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
人並請避之擯堅守不動命衆出戰破其陣斬承
伯餘黨初擯權爲海太守百姓能元孫同里
悉平金剉黃妻吳氏贖婢吳楊巫入擯內
以金剉賂妾遂攻判與吳元撾爲聞出訟之爲
有司所劾時擯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鼓口不言
錢

柳惲

字文暢河東解人齊驃騎從事中郎武
帝歷遷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太守卒年五
十三贈
侍中

亭皋隴首書佳什太液長楊誦和詩才藝十人分未了

清廉百姓去長思王觀投矢還驚射帝與彈琴更品綦
日落江南何處望。採蘋一曲更情移。

亭臯 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太液 嘗和齊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武帝凡游醼必召惲賦詩彈琴焉

才藝 梁武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清廉 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淸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

驚射 先是齊竟陵王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與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瑯琊王贍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彈琴 初齊竟陵王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

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品碁

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棋品三卷惲爲第二焉

江南

惲所作江南春云汀洲採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張率

字士簡吳郡吳人事武帝爲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卒年五十三

東南物望重南金枚馬才兼帝亦欽直省一身丁部輯
借人萬卷酉書森龍駒賦舞真能手雀鼠欺言不繫心
詩頌二千焚毀盡少年虞訥愧難禁

物望

嘗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

南金

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

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三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枚馬

率取假東歸論者以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直省

嘗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

萬卷

初陸少元家有父澄書萬卷餘率與少元善遂借以觀覽盡讀其書

龍駒

先是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兄弟及周興嗣作賦武帝以率及周興嗣爲工

雀鼠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虞訥

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庾黔婁

字子貞一字貞正新野人梁初官散騎常侍卒年四十六

一朝心動棄官歸父疾憂嘗糞味非壽命乞延身欲代
形容俱毀孝應稀仁除虎患遒鄰境詔講鴻經侍省闈
長史清風書數篋還從蜀郡企遺徽

棄官初爲齊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糞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恐**乞延**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正得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家側**虎患**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鴻經**梁東宮建爲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數篋**梁鄱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

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

徐勉 字修仁東海郯人齊領軍長史武帝即位累拜中書令加特進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諡簡肅

人中騏驥能千里。此子非常可作師。建國龍興諸禮正。還家犬吠數旬遲。只宜風月談今夕。不事田園樂暮時。濁酒一杯琴一曲。好觀荷芰宴魚池。

騏驥 勉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

龍興 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梁臺建凡朝儀國典婚

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旨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言之曰夫禮以安上化人宏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詔有司案以遵行

犬吠 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風月 嘗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田園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

濁酒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烏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俱本勉語

荷芰 瀆中並饒荷蓤湖裏殊當芰蓮亦本勉語

何　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武帝時官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終廬陵王記室

一篇一詠范雲嗟交好忘年賞不差水部言陳教帝憚隱侯詩讀每卿誇文章東海親鈔集恩禮南平爲恤家未識揚州官閣裏幾人相繼寫梅花

忘年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日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帝憚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復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對稍失意帝日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疏隔希復得見

詩讀先是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日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鈔集遜在水部時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廬陵王記室　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

恤家　初遜為南平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葬并餼其妻子

陰鏗　字子堅武威姑臧人武帝時為湘東王法曹參軍入陳為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

詩壇並軌數陰何響振姑臧譽更多李白也曾佳句似徐陵未許捷才過五言壯有長城勢千古名齊樂府歌閒暇豈容輕傲士請看行酒炙分鵞

陰何　杜詩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按謂鏗與何遜

佳句　杜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徐陵　陳文帝嘗宴羣臣陵言鏗於帝帝即日召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

五言　鏗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

行酒　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

授之衆坐皆笑鏗日吾儕終日酬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鍾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武帝時官西中郎

品詩人取五言精獨倡詞場第一評優劣未眞前後際
是非難定古今衡室旌允叔無虛頌門拒休文有憾情
細務躬親淸濁混上書名論兩攄誠

五言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室旌 初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寗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允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辭甚典麗按允字允叔 門拒 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

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天監初制度雖革而帝上書親覽庶事日不暇給且流品未辨嶸兩上書力言其弊

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武帝時歷官御史中丞出爲潯陽太守卒年五十一贈侍中謚理子

雙。丁。二。陸。峙。騷。壇。競。爽。還。鬪。竹。兩。竿。論定邱遲欣得士薦由謝朓卒辭官朝章早自田間練家法猶傳桂後彈宋武梁文誰甲乙。需才千古歎才難。

兩竿

帝愛其兄弟之才嘗爲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淩寒竹

邱遲

帝嘗問待詔邱遲曰洽何如沆溉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如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

謝朓 始謝朓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

朝章 洽幽居積歲時人號日居士後爲中舍人與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晉侍讀兼學士

桂後 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

宋武 帝謂任昉日諸到可謂才子對日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劉勰 字彥和東莞莒人武帝時官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後削髮爲僧

獨著雕龍五十篇篇成上下世爭傳沈郎几案披陳日
儲貳文章契接年經撰定林分部類身依蕭寺斷姻緣
出家鬚髮先燔盡悵請犧牲禁祀天

雕龍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分上下篇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

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契接

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定林

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令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蕭寺

武帝詔勰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

犧牲

嘗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仍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

劉峻

字孝標平原人武帝時官荊州戶曹參軍卒年六十門人謚曰元靖先生

敬通躍馬勝吾儕
鬱鬱終身遇合乖
四異文成才士歎
五交論廣故人懷
命原前定奚須辨
學應旁招究不諧

幸有及門元靖謚南歸何苦望崇階

四異

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允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五交

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凡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

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蓋皆爲辨命峻植根
故人任昉之子流落無人收恤而發淄石流
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
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辨命論故辭
多憤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
激旁招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
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峻請紙筆又疏十餘事峻
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門居
東陽吳會人多從其
學及卒共爲之謚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武帝時官給事中卒年五十二

文高千字集義之銅表銘兼檄魏辭到沆尚慙工馬賦
陸倕應邀製蠣碑數年委頓霜臺歇一領休平日觀遺
逆旅預期英主遇茫茫際會舛前知

千字

武帝凡有銅表銘册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輒稱善加賜金帛

到沆

是時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帝嘉興嗣所作

陸倕

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既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委頓

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歎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書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防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

休平

始武帝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帝嘉之

遊旅

初興嗣嘗步自姑熟投宿遊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

肅琛

字彥瑜蘭陵人齊尚書左丞武帝時爲御史中丞還侍中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贈雲麾將軍謚平子

一具葫蘆重藝林漢書序傳慰搜尋杖桃自此蒙青眼
戰栗眞堪報赤心廳徙憤王靈迹歇殿呼宗老舊恩深
會云年長辭杯勺解籠何為酒滿斟

葫蘆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椎賁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後以饟鄱陽王範範乃獻於東宮

杖桃
王僉當朝琛年少未為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僉僉時宴於樂游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僉坐僉與語大悅辟為主簿舉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赤心
經預御筵醉伏上以聚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曰此處有人琛郎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

憤王
嘗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

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宗老高祖
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宗老在西
邸早與琛狎每朝讌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
接以舊恩呼爲宗老年長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
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嘗自
解竈事畢餕餘必陶然致醉

周捨 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武帝時由太學生祠
部郎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歷
侍中太子詹事卒
年五十六諡簡子

終日高談玉屑霏防心能不洩樞機任當權轄賢宜並
學紹弓裘德莫違菼障塵埃生廣廈藜牀質素掩寒扉
沈侯輕易輸清簡二十餘年值禁闈
捨與人論詑終日不絕而范雲卒僉以沈
高談竟不漏洩機事衆尤服之權轄約尤當樞管帝

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弓裘

捨父容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爲當時名士捨幼聰穎容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音韻清辯

獲障

每入官雖廣厦華堂闈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獲爲障壞亦不修

質素

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

禁

閭

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單旅讀謀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者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亦以爲有公輔器

傅

昭

字茂遠北地靈州人齊尙書左丞武帝時侍官五兵尙書後爲左民尙書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子

當世名賢見賞三披帷斯在寂能甘牛埋之圃清規肅

魚餧于門雅量涵終日端居成學癖高風宿操被恩覃
最難兄弟俱斑白同乘而歸樂且耽

見賞 齊時袁顗虞愿袁粲俱賞之粲每經照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牛埋 性尤篤愼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照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

魚餧 嘗爲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照魚者照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側

端居 照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胥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皆無所遺失

宿操 嘗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照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卒陋身安粗欐常插燭於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兄弟 弟映字嶷遠兄

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行始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返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映累官光祿卿太中大夫年八十三乃卒

范岫　字懋賓濟陽考城人齊御史中丞武帝時爲度支尚書後遷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五

范長頭。繼賈長頭。進止嚴恭禮克由。蔬食衣寒微孝思。梓材箱在印清修。彥龍范雲字美譽揄揚久。驍騎高官眷倚優。牙管一雙猶覺費。石家建慶果同不。

長頭　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該洽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進止　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

蔬食　自親

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

梓材

嘗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後雖貴亦不改易

驍騎

後入爲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加親信二十人

牙管

嘗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建慶

史臣曰范岫傅昭竝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近之矣

朱异

字彥和吳郡錢唐人武帝時累官侍中兼領軍將軍卒年六十七贈尚書右僕射

負卻揚州擢異才。不廉端自少年推。空矜玉海金山表。竟引青絲白馬來。西省貂蟬襃衮職。南朝虺蜴誤鈞台。明知延寇由經畫。何復崇階贈册哀。

異才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之

不廉

少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其涉獵經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筭皆其所長弱冠

出都詣尙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如是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玉海 器宇宏深神峰表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本明山賓薦表語

青絲 侯景未叛時金陵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竟應其識

西省 山賓既舉异直召西省俄兼太學博士中書舍人

貂蟬 除中書侍郎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班之兆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班貂自右衛卒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廼暘 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簡文製圍城賦末云問豺狼其何者訪廸暘之爲誰並以指异

延寇 帝登南樓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憤發病卒

崇階 舊制尙書僕射官不以爲贍及异卒帝悼惜之左右有善异者乃敨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贍

吉玢

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武帝時官主簿

父冤未雪請公卿鼓擊登聞乞代誠豈是佳童曾受教
直陳廷尉不偷生仁恩詔宥刑書罪純孝躬辭選舉名
千古同心能有幾漢時惟數女緹縈

父冤　父為吳興原鄉令被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為隕涕

鼓擊　玢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

廷尉　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玢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玢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玢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但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

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

詔宥

高祖乃宥其父

選舉

其後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致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張僧繇

吳中人武帝時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祕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

閃閃光騰罩四龍二龍飛去駭神蹤迴睛地起雷聲迅著手天漫雨勢濃世外靈仙留異相殿前諸子慰離悰鷂鷹側首皈清淨同侶非徒百歲逢

四龍

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而不點睛每云點之則飛去矣人以為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見二龍飛去未點睛者如故見神異記

靈仙

僧繇嘗畫摩衲仙人圖見歷代名畫記

諸

子

梁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也見圖畫見聞錄

鵠鷹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鶴皆側首向詹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見張鷟朝野僉載

百歲

僧繇繪二天竺僧後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右常侍陸堅處陸公嬰篤疾忽夢此僧曰我有同侶一人離析已百餘年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陸遠求訪以倖錢十萬贖而合焉卽日疾瘳見劉長卿畫僧記

羊侃

字祖忻泰山梁甫人魏鉅平侯以父命歸梁武帝封高昌縣侯累拜侍中軍師將軍討侯景以病卒年五十四贈侍中護軍將軍

將軍一死破臺城天厭蕭梁縱賊兵奇計幾會燒雉炬

外援空自盼鳶箏牀前坐恥閹人許席上詩聞御宴驚

文武才高風韻絶，朶蓮漫唱棹歌聲。

臺城 侃力拒侯景，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未幾金陵遂陷。

雉炬 先是侯景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燒，俄盡。

鳶箏 獨異志：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簡文縛紙鳶飛空告急於外，景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在。

牀前 始宦者張僧允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席上 上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令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

朶蓮 侃性好侈，善音律，自造朶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

徐摛 字士秀，一字士纘，東海郯人，武帝時歷官太子左衛率，簡文即位，進左衛將軍，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

最佳山水是新安為我還為太守官帝早旁求臨鎮去

人嫌相逼在朝難文成宮體仙心雜武正朝儀賊膽寒

跨竈莫誇詞藻貴易名章僞致譏彈

新安 朱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詔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防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遂出為新安太守

臨鎮 初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

相逼 始帝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者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謀出之之計

宮體 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

朝

儀後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衞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

章僞

子陵仕陳卒諡章僞

王筠 九

字元禮一字德柔僧虔孫簡文初官太子詹事侯景之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年六十

王郎丰韻似袁公娛笑矜嚴苦不同孝綽並肩游圃上
休文獨步美江東因官成集鬢纓貴強韻爲詩琢鍊工
芒屩兩船辭郡後惜墮簡穆世清風

王郎

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與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並肩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

倕到洽殷鈞等游宴元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厓肩其見重如此獨步沈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江東筠嘗曰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成集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强韻筠又能用强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麗芒屩嘗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船他物稱是為有司所奏不調累年簡穆僧虔諡滕曇恭豫章南昌人武帝時太守引為功曹不就

隆冬何處得雙瓜術幻桑門孝行嘉五歲懇誠遺善果幾旬哀慟感縗麻絮衣溫體寒無禦蔬食終身晚有加

宗聖聲稱今未沫。張劉齊軌足名家。

雙瓜 年五歲母冬月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具告以故桑門曰我有二瓜分一相遺因拜謝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母病遂瘥

哀慟 及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璽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

聲稱 時號爲滕曾子

張劉 東漢張霸稱張曾子梁劉瓛亦號今世曾參